



Wanzy (左) 在劇場表演上擔任手語傳譯員。



Rachel (右) 在商界展關懷計劃活動上，擔任手語傳譯員。

手語讓聾健連結彼此

「父母覺得我很蠢，但其實我不是不懂，而是讀得很吃力。」手語傳譯主任梁毓霖 Rachel 憶述一位聾人子女 (CODA) 的心聲。那位 CODA 在家長日被老師指出學業不濟，向她訴苦，Rachel 隨後用手語把孩子的心事告之父母，「那位聾人首次『聽見』孩子的心事，驚訝之餘立刻為孩子找補習老師，減輕讀書壓力。」聾人父母和孩子得以重新連繫起來。

與手語初接觸

畢業後的 Rachel 一直任職文職，10 年過去逐漸感到迷失。「我不知怎麼走下去」。然而這份失落，卻和中學時難忘的聽障義工服務回憶交疊。潛藏在內心的種子萌芽，「我初接觸手語時，已覺得它很美。我想從事與手語相關的工作」。

Rachel 坐言起行報讀手語課程，並投身一間聽障機構汲取手語工作經驗。「我當時任職活動工作員，負責籌備和舉辦聾人活動。」輕鬆的工作氛圍令人愉快，但同時令 Rachel 陷入自我質疑「我想和聾人可以像朋友一樣，共同經歷成功失敗、喜樂憂愁。」



Rachel (左一)、聾福會手語中心主任陳玉娟 (右一) 及活動宣傳大使梁祖堯，一起為香港手語日 2020 進行網上直播，讓大家打破地域限制，一起認識手語。



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的手語翻譯員 Rachel 和 Wanzy，在「第 42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」頒獎典禮上提供即時手語傳譯，讓聾人一起見證這場電影界盛事。

任職聾福會手語傳譯

機緣巧合下，她見到「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」招聘手語傳譯，「香港的手語傳譯一直供不應求，入行的人少，聘請機構亦少，我想這則招聘廣告是契機。」

笑言見工時表現參差，但憑著一股作氣的熱誠，及對聾人真摯的關愛，9 年過去，Rachel 由當年怯手怯腳的職場新人，蛻變成聾福會的手語傳譯主任。

今年 4 月是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，Rachel 和另一位富經驗的手語傳譯主任盧允詩 Wanzy，當日一起擔任即時手語傳譯。但 Rachel 直言，幕後需有整個手語中心的團隊參與，才可成就幕前的即時工作。

手語中心參與金像獎盛典

已加入聾福會逾 10 年的 Wanzy，與手語頗有「淵源」。「我曾與聾人共事、以及在聽障機構工作，我覺得手語是一種很生動活潑，而且『我手講我心』的表達方式。」她續指，手語傳譯主要分「意譯」或「字譯」，主要視乎傳譯的內容、上文下理而定。

作為今屆金像獎其中一位手語傳譯，她以最佳男配角提名電影「死屍死時四十四」為例，若「字譯」，便會譯成張冠李戴的「死 / 時 / 44」，若採用意譯「屍體 / 發現 / 四家人 / 14 樓」，則更貼切電影內容；至於最佳電影提名『白日之下』單看片名很陽光和正面，事實上卻和電影內容截然不同，「故會『意譯』成『陽光 / 隱瞞的 / 事』更佳。」

金像獎的挑戰還包括「最佳原創電影歌曲」，為讓聽障朋友得到全方位享受，Wanzy 表示「我們會收集提名歌曲的歌詞，再與有關電影內容作比對，從而商討歌詞作出傳譯方法。」

在每秒也充滿不確定性的直播盛典中，Wanzy、Rachel，甚至整個手語中心，都要在一瞬間盡量以手語表達最接近的意思。「我們希望藉著一雙手呈現最完整的畫面和故事給聾人，讓聾人一起見證這場屬於每位香港人的頒獎禮，亦作為對每一位電影工作者的一份尊重。」

勿忘初心

手語是傳譯員和聾人的溝通橋樑，但礙於各人有不同的打手語「習慣」，導致並非每對組合也能成功連結。「單是『吃飯』的手語可能你和我已有分別，這些都需要時間摸索和建立。」Rachel 解釋，這不是能力問題，關鍵在於是否用心和聽障人士建立關係。

現時手語傳譯主要以傳遞政府資訊和新聞為主，較少涉及其他層面，Rachel 認為「給聾人在生活中多一個選擇有何不可？」。來到訪問尾聲，她不忘為自己打氣，「要獲得別人對這行業的尊重，先要做好本份，勿忘初心。在這個『重量不重質』的年代努力做好自己。」